

穷亲戚背负不孝之名放弃给爹治病

12

医生日记

4月9日

引用: 目前, 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, 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, 部分职工是个人账户加社会统筹, 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, 农民参加合作医疗。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, 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.8%, 农村有79.1%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, 也只覆盖了10%的农民工……

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报告: 中国用世界1%的卫生资源支撑了世界上20%人口的健康,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。而2006年,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上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。

想起来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今天的事。

家乡的一个远房亲戚辗转托母亲带话给我, 说我和这位堂兄的曾爷爷的曾爷爷也许是同一房, 他父亲被县医院诊断出脊椎上长了个瘤, 县医院要求他们去省城看病, 省城建议他们来大上海看病。茫茫大上海, 顶级大医院, 他们能想起拜托的人也就是我了。堂兄一家人风尘仆仆地来到大上海, 被我安排进医院。他入院的第一句话就是: “大兄弟, 瞧这个病, 大约要花多少钱? 人能救得了吗?”

我告诉他, 这个病, 正常看下来, 如果不出意外状况, 五万左右。这个病不是绝症, 能救。只要是手术, 总是有风险的, 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救, 百分之五十痊愈希望是有的, 剩下百分之五十, 可能是瘫痪, 但人不至于死。

一天之后, 堂兄找到我, 踌躇半天问: “大兄弟, 能给转个便宜点的医院吗? 这种高档医院, 咱住不起。一天下来啥都没干就收一千块。我们家一

个月的收入都不到三千。家里四个老人在农村, 看病全自费, 一个娃在上小学, 眼看着就要进初中高中了, 哪都要花钱, 更别提大学。我这手头, 就十几万, 不能都用在一个人身上。这是我爹, 我不瞒你, 不跟你说虚的。我要是把所有钱都砸在他一个人身上, 以后我怎么向其他三个老人交代, 怎么跟儿子交代? 这钱, 我得掰匀了花。要是花在治病上, 没啥好说的, 要是病都没开始治, 光住店钱就成千上万, 我心疼得慌。”

我赶紧给他转了个便宜的地段分院先住着。第二天, 主治大夫要求他拍个血管造影, 大约一万多块, 目的是明确下刀位置。

单子开下来没多久, 我堂兄带着他父亲就走了, 结了医药费, 留了张条: 对不住你, 忙半天, 病也没瞧。我觉得, 看病是无底洞, 造影一万, 开刀五万, 万一不顺利, 填坑都填不满, 算了, 我带爹回去了。

我连忙给他打电话, 他那头都不接我电话了。我感到很不好意思, 求二师兄给弄床位, 求老板给开刀, 一切都安排好了。二师兄见到我的时候拍着我肩膀说: “放心, 把握很大, 有老板出面, 没有开不好的刀。”我一脸尴尬地说: 人走了, 对不起。

二师兄先是一愣, 一脸不屑地望着我说: “鄙视。不忠不孝。他爹那么年轻, 又不是行将就木, 把他养那么大, 连病都不给治。一个连亲爹都不要的人, 好去死了。以后你的事, 不要来找我。”

我无语, 冷场很久, 吐一句: “如果他爹是干部, 而不是农民, 如果他本人是干部而不是农民, 他就孝顺都有了。你是鄙视他, 还是鄙视农民?”

二师兄怒了: “农民也不都无情无义! 多少人倾家荡产为爹治病, 别说50%的可能, 就是1%都不放弃! 你

家这个亲戚就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! 没有人情味!”

我不响, 半天问他一句: “你觉得, 人情味就应该倾家荡产, 赔上后半辈子全家大小的幸福去挽救生命吗? 这就是有情有义吗? 二师兄,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, 只能说明, 你没穷过。你知道你的未来能挣。一个根本看不见未来的钱途, 却看得见未来捉襟见肘的人, 是没有你这样的勇气的。”

二师兄负气而走, 丢给我一个白眼。我内心悲哀。一个人能够有勇气承担干夫所指, 有勇气对父亲说咱治不起, 有勇气面对后半生的内心煎熬, 得多理智才能做到啊!

今天晚上最后一台手术不大, 是一个脑积液引流手术, 但这个小手吸引了一个手术室里满满堂堂的人, 有主刀大夫, 有观望学习的大夫, 有医药代表。无他, 这是我们科第一次使用德国产的先进设备, 仅仅一根引流管子, 加了专利技术, 价值三万八。同类产品, 如果是国产的, 几千足矣。

这个男人, 看起来其貌不扬, 单从肤色和体态判断, 更接近于农民, 而这条管子价格并不便宜。我在好奇他的身世背景。

手术费了番周折, 我们在穿管子的时候对零部件的摆放和医药代表研究了一会儿, 最终手术顺利。

第二天查房的时候我发现, 昨天病床上的那个病人, 单独住在最高级的医院套房里, 其夫人雄赳赳气昂昂, 一副官太太模样, 虽然说话客气周到, 但语气里不容商量: “用最好的药! 住最好的房! 派最好的护士来! 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我的爱人! 钱不是问题, 人命大于一切!” 过后一打听, 她的老公是一名退休官员。级别并不是特别高。

一个敢于说出人命大于一切的人, 是因为他有后盾有支撑。有人为

他的健康买单。同样是劳作一辈子, 有的人轻如鸿毛, 有的人重于泰山。生命是不等值的。

一个念头飘然而逝, 在我的脑海中只驻留了一秒: 人在脱光了的时候你是看不出身份区别的, 人的区别只在穿了衣服才能被分辨。

4月12日

今天大师兄扔来一张片子让我看。一个巨大的良性肿瘤, 在脑部深处。他说: 我给你看看什么叫庸医害人。亏好这个瘤是良性的, 要是恶性的, 这个病人早死了。

这个病人被当地医院诊断出肿瘤后, 当地医院建议她不开刀, 用光子刀治疗。医生说这台设备非常先进, 治疗费用也比手术便宜。病人看了一年, 花了三万左右, 没有解决问题, 来到我们医院。

我也很无奈。很多小病拖成大病, 大病拖成绝症, 都是医生的判断失误造成的。病人会觉得医生无良, 为赚钱而拖延她的治疗。可我知道, 绝大多数医生是水平不够。这是个死循环。一个二级甚至三级市如果不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, 他们的神外这个专业或者说许多科室就拱手放弃了。病人有病就直接去了大城市的专科医院。没有病患, 没有设备, 还怎么看病呢? 如果不放弃, 你就要有决心花大价钱投入。投入了设备以后, 就要用起来, 否则设备钱怎么回来, 医生的诊断水平怎么提高? 很多病例的判断超出他们的水平, 他们见得少, 不知道什么病可以用这个仪器, 什么病用不了, 只能在实践中慢慢摸索。而这个实践, 就是以生命为代价的。

主任的至理名言: 每一个名医的身后都背负着几条人命。

现在肯被背负的人命越来越少了, 所以名医大约也会越来越少。



六六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在《心术》中, 六六将用其特有的犀利、幽默、睿智还原一个中国式医患关系, 揭露看病难、药价贵、医患之间互不信任、医疗事故频发等种种现实问题。小说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为第一人称切入, 大师兄刘曦、二师兄霍思邈、外科医生郑艾平, 三位年轻医生性格各异, 却都想做个好医生。但病人的不信任、医疗纠纷的败诉, 一次次打击着这群医生。年轻的医生只得为他们的理想苦苦挣扎。

[上期回顾]

那个脑溢血的闹事病患现在一切都好, 右半身不遂, 说话不太灵光。每次见到我们, 病人家属都点头哈腰。我打电话告诉小蕾, 但依然无法挽回我们的爱情。

胆大包天的夜袭计划

5

军事小说



都梁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今年9月, 新《亮剑》电视剧将由浙江卫视开拍, 作者重新修订了《亮剑》, 并新增了近10万字的《李云龙前传》, 重点讲述了李云龙在1936~1937年间的传奇故事。前传中, 作者重点介绍了李云龙所在的红九军25师171团与西北军阀马家军的生死对决。李云龙带着一个团的战士在马家军的疯狂围剿下夜行戈壁滩、偷袭弹药库、乔装擒敌首……最终, 李云龙率一个团走出戈壁、穿过沙漠后只剩下六名战士找到组织。

[上期回顾]

李云龙的部下抓到一个马家军士兵, 叫王根生。从王根生口中, 李云龙得知附近的合木镇有个弹药库。

戈壁滩上拉网搜索的马元青突然想起什么, 他一拍脑门: “我想起来了, 我的一个手下见过这伙红军的头儿, 他叫李云龙, 自称是红军171团团长。”

韩起功和马永祥惊呆了。韩起功: “171团? 是不是在古浪城外守南山的那个团?” 马永祥: “就是那个团, 隶属红九军25师, 军长叫孙玉清。打南山时, 咱们旅伤亡了三分之一。天哪, 真是冤家路窄, 又在这儿碰上了。”

韩起功: “旅部的情报上不是说红25师已经全部被歼灭了吗?” 马永祥: “恐怕是漏网的红军残部。”

韩起功: “我看, 这伙红军可不是散兵游勇, 弄不好还保留着建制呢, 这里面居然还有个团长。老天有眼啊, 这回该咱们二团立功了。”

民房的废墟里, 李云龙问王根生: “根生, 给我说说, 合木镇这个弹药库是怎么回事?”

王根生: “这是为打古浪临时建的弹药库, 弹药存放在木头房子里, 二团的一个连负责看守, 整个独立骑兵旅的弹药都要从合木镇领取。”

李云龙仰天大笑: “哈哈! 这才叫天无绝人之路, 该老子发财啦。”

焦守成: “发财? 你发什么财?” 李云龙: “老焦啊, 咱们刚才不是正说补充弹药的事吗? 说着说着, 弹药不就来了么?”

焦守成: “你当弹药摆在那让你随便拿呀? 合木镇上有敌人团部加上一个连的兵力呢, 你的发财计划恐怕不太现实。”

李云龙: “你还别说, 只要我想要的, 我准能搞到。我胃口不大, 又没打算把弹药库连锅端走, 只是少量补充点弹药, 说借也行。”

王根生: “长官,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还想打合木镇? 你不是在说笑话吧?” 李云龙: “闭嘴! 你的事还没说

完呢。你刚才咋说的? 输了爱咋办咋办, 听我的是不是?”

王根生: “没错, 是我说的, 你说咋办?”

李云龙: “不咋办, 跟着老子当红军吧, 我正愁没地方打发你呢, 总不能放你回去报信吧? 你挑吧, 要么你当红军, 从今往后咱们是同志, 是兄弟。要么我现在就毙了你, 省得你给老子添乱。快点想, 我只能给你两分钟时间考虑。”

王根生不高兴了: “我王根生说话算话, 你说咋就咋, 不就是当红军嘛, 我干了。大不了让马长官的兵把咱收拾了, 我还回二团当传令兵嘛。”

李云龙: “嘿! 你还想留条后路? 咱们真要是让人家收拾了, 你还想活命啊? 马家军的兵下手狠着呢, 见着红军有一个杀一个。”

王根生: “从今以后我王根生真的跟你干了。”

李云龙: “这么痛快, 为什么?”

王根生: “就为你一个当团长的能拿我王根生当兄弟! 说实话, 在那边当传令兵, 我们团长韩起功连正眼都没看过我, 对他那条大狼狗都比对我好。就冲这个, 我这条命就卖给长官你啦。”

焦守成: “根生啊, 我们欢迎你参加红军, 但你的阶级觉悟还有待提高。首先, 红军队伍里不兴叫长官, 可以叫首长, 也可以称呼职务或者叫同志。还有……”

李云龙: “行了, 行了, 这小子什么也不懂, 这会儿能参加红军, 已经不错了, 提高觉悟那是以后的事, 现在咱们要干笔大买卖。根生啊, 咱合计合计, 怎么才能把你那个狗屁团部给端了?”

王根生更正: “那是我以前的团部, 现在不是了……”

李云龙: “不管是不是, 他娘的, 这个弹药库老子是非搞它不可, 就算

带不走也要毁了它。”

废弃的民居中, 李云龙和焦守成在谈话。李云龙打开地图看了看: “老焦啊, 我有个不好的感觉, 不知该不该讲。”

焦守成: “这里只有我们两个, 没有外人, 都是老战友了, 有什么不能讲的?”

李云龙谨慎地四处看看: “我判断……总部的处境凶多吉少。”

焦守成震惊地问: “为什么?”

李云龙: “不瞒你说, 西渡黄河的时候我心里就暗自嘀咕, 咱们说是三个军, 其实只有两万多人。没有根据地和群众基础, 没有后勤支援, 在这穷地方也不可能得到任何补充。就这么孤军深入进来, 粮食吃一粒少一粒, 子弹打一颗少一颗, 这么下去, 不败才见鬼呢。”

焦守成: “嘘! 老李, 你小声点, 这是在散布失败情绪, 太危险了, 要不是我了解你, 刚才我就掏枪毙了你。”

李云龙: “瞧你那个耗子胆子, 想想就吓成这样? 你呀, 就是个猪脑子, 自己不想事, 也不许别人想, 最好大家都像你一样, 全成了猪脑子。”

焦守成: “李云龙, 你他娘的才是猪! 要不是老子负了伤, 现在就揍你个狗日的。”

李云龙不屑地说: “行啦, 才读了几年私塾就成了酸秀才, 你揍得了谁啊?”

焦守成笑了: “没法跟你生气。好吧, 听你的, 你说怎么办?”

李云龙: “咱们的当务之急不是要马上追赶大部队, 拿你的伤来说, 就是追上了总部又怎么样? 古浪战斗之前, 总部医院已经没有什么药品了, 还不是用盐洗伤口, 和咱们现在做的没什么两样。”

焦守成: “你的意思是先不急着想归建? 那我们的打算是什么?”

李云龙对焦守成说: “先端掉合

木镇的弹药库, 补充些弹药, 然后炸了它。没有这批弹药, 独立骑兵旅就无法参加围攻倪家营子的战斗, 这样就可以给总部和大部队减轻点压力。”

焦守成: “你想夜袭合木镇, 夺取弹药库和马匹, 这计划不错, 但实施起来难度极大, 这简直是在赌博, 而且赌的是命。”

李云龙: “问题是, 不去赌, 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?” 焦守成摇摇头: “好像没有。”

李云龙: “那不就得想了? 想好了就干, 不要犹豫, 反正横竖没有路走, 你们知识分子那句话怎么说来着?” 焦守成: “嗯, 叫置之死地而后生……”

李云龙: “好像是这句话。干吧, 今夜行动, 除了小陈, 我给你留下五个人, 其余人全部参加战斗。”

焦守成: “不行, 多一个人就多一分获胜的希望, 让小陈跟着我, 给我们留两颗手榴弹, 其余的人跟你走。”

李云龙: “不行, 把你们两个留在这里我不放心, 你千万别以为这个废村子里就安全, 这里随时都会有危险, 我可不想干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。”

焦守成: “少废话, 听我的还是听你的?”

李云龙: “当然是听我的, 我是军事干部, 你是政工干部, 军事行动应该听我的。”

焦守成暴怒: “李云龙, 你他娘的少来这一套……”

李云龙: “老焦, 别这么大火, 这样对伤口很不好。这样吧, 你不是对我有意见吗? 等我们各自归建以后, 你可以通过27师政治部到军政治部告我, 就说25师的李云龙目无首长, 没把一个师政治部副主任放在眼里, 到时候军部要杀要剐我李云龙担着。”

李云龙说完转身走了。焦守成怒吼: “李云龙, 你一贯无组织无纪律,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……”